

# 刑侦一科

黑羽时晴  
著

Crime 下

寻找到死亡的真相  
是否就到了终结的时刻  
真相是否真的重要

01  
02  
03  
04  
05

# 刑侦一科

黑羽时晴  
著

下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刑侦一科：全 2 册 / 黑羽时晴著. — 北京：中国  
文联出版社，2016. 7

ISBN 978-7-5190-1862-7

I. ①刑… II. ①黑…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2059 号

## 刑侦一科：全 2 册

---

作 者：黑羽时晴

---

出版人：朱 庆

终审人：朱彦玲

责任编辑：王 萌

封面设计：郑力瑋

复 审 人：刘 旭

责任校对：张艳婷

责任印制：陈 晨

---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85923043（咨询）85923000（编务）85923020（邮购）

传 真：010-85923000（总编室），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mailto:wangm@clapnet.cn)

---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1862-7

定 价：59.80 元

---

# 目 录

- 第六章 当年的拐卖案 / 001
- 第七章 偷天换日的父爱 / 007
- 第八章 意想不到的亲子鉴定 / 025
- 第九章 落幕时夕阳下的真相 / 031
- 第十章 寒冷冬季的期盼 / 038

## 第四季 爱恨后的杀戮

我为了爱你赌上了所有，但最终你却用最残酷的方式彻底将我变成了怪物。

- 第一章 警局来了个女神 / 055
- 第二章 当年的绑架案 / 064
- 第三章 惨绝人寰的案发现场 / 070
- 第四章 共同点 / 086
- 第五章 失踪的受害人 / 101
- 第六章 所有的分线都已聚集 / 124
- 第七章 一样的DNA分子螺旋图谱 / 130
- 第八章 逝者已故 / 145
- 第九章 从幼年开始 / 151
- 第十章 五彩弹珠 / 156

## 第五季 失踪后,杀人游戏开始了

我们被规则玩弄着,却只为了一步爬上规则的巅峰,然后掌握规则再去玩弄别人。弱肉强食是生存的常态,步步惊心的生活从来都是在此消彼长地不停上演。

- 第一章 集体失踪的艺术家们 / 161
- 第二章 第一具女尸 / 177
- 第三章 绘本作家之死 / 198
- 第四章 凶案的全网直播 / 206
- 第五章 独闯魔窟 / 215
- 第六章 走向绝路的时刻 / 224
- 第七章 无法定罪的罪行 / 234
- 第八章 关键性的视频证据 / 244
- 第九章 日记本里的情谊 / 249
- 第十章 告别即是新的开始 / 255

## 第六章 当年的拐卖案

来到警局后，蒋姗雨和晏属舆就快速向着刑侦大队办公室奔去，刚一推开门，发现魏江、林升和温婷都在，蒋姗雨直直地奔向了办公桌边。此时魏江正坐在电脑面前，一见到蒋姗雨忙将电脑屏幕转向蒋姗雨的方向，蒋姗雨迅速地浏览着电脑屏幕上的一大堆简短案件资料。

“我们对死者钱业友，以及他的家人资料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检查，结果发现死者钱业友在他三岁那年，曾经被人拐卖过。那时钱业友的父母去警局报了案，两年后他们通过网上的寻子联盟志愿者的帮助，在远郊的大山里找到了一个跟当年钱业友情况一模一样的孩子。后来在警方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孩子的DNA检验结果被送来，与钱盛源夫妇做了亲子鉴定这才找回了孩子。”温婷为蒋姗雨他们介绍着情况。

“可是这能说明什么，跟他的被杀有关吗？”晏属舆颇有不解地问道。

“你知道当年买了钱业友的那家人是谁吗？”蒋姗雨这时在屏幕前低声问道。

“是谁？”晏属舆不解地反问。蒋姗雨直起身子，从电脑屏幕前走开了，晏属舆看到那卷案宗上面的照片时，不由得大惊。

“严，严伯伯。”

“严松的父亲就是当年买了钱业友的那个买家。”林升随即继续补充着说道。

“可是这些跟案件到底有没有关联呢？”魏江不禁很是疑惑地自问道。

“看似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我却总是觉得在冥冥之中，这当中好似是被什么线牵引着一样。”蒋姗雨很是认真地分析着。而这一瞬间晏属舆却好似想到了什么一般，转身急匆匆地向办公室外跑去，他这忽然的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他，这是怎么了？”林升不解地问道。

“看来晏法医是又想到了什么啊。”温婷此时不禁带着很是欣赏的笑容说道。

“好了，这样吧，明天姗雨你跟我去钱业友的家里问一下有关这次拐卖的具体信息。”听到魏江这么说，蒋姗雨随即连连点头，许久后像是才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那个关于我闺蜜的不在场？”听到蒋姗雨的这句话，林升和温婷很是尴尬地对望了一下，触到他们眼神，蒋姗雨顿时有种不安的感觉，魏江望着蒋姗雨犹豫了一阵随即说道：“她的嫌疑到现在不能排除，因为钱业友死亡的那天晚上十点十分左右，你闺蜜白可的车子也出现在了通往S山最后的那个收费站处。”

“什么？”一听到这里蒋姗雨不禁连连后退了两步，她有些不敢相信。



“这么说来，那天钱业友去见的那个女人，真的，真的就是我闺蜜了。”蒋姗雨不禁自语道。

“我准备明天一早，让林升和温婷再次带白可来警局问话。”魏江说道。蒋姗雨除了点头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第二日一大早，魏江和蒋姗雨便就一起出发赶往钱盛源的家，钱盛源的家在X市东区繁华地段的别墅院内，远远望去小区的大门金碧辉煌，厚重且携带着古罗马时期历史感的雕塑花纹，让人一下子感觉到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和地位。

“这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奢华啊。”魏江不由得赞叹了一句，蒋姗雨望见这样的场景无奈地摇头笑了笑。随后来到了钱盛源家的别墅门前，魏江敲门后是钱盛源家的保姆跑来打开了房门。两人说明了来意，保姆便赶忙将他们请进了房门，两人在会客厅内坐定，不一会儿远处那座大理石的扶梯上，两个穿着睡衣的中年人缓慢地走下来。

“徐妈，是谁啊？一大早的。”钱盛源的夫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问道。

“夫人，是两个警察。”徐妈神情有些不自在地说着。魏江和蒋姗雨一同站起身来，钱盛源的夫人连忙快速地走了过来。

“哦，是你们啊，是抓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了吗？”她一脸疲惫不已的倦容，但眼中却充满了期待的目光。

“哦，这个还暂时没有，我们今天是想再来了解些情况，抱歉一大早打扰到了。”魏江不好意思地说着。

“哦哦，那没事没事，先坐吧。”钱盛源的夫人一边作出请的手势请魏江和蒋姗雨坐下，一边拿起茶几上的茶壶倒了两杯水放

到他们面前。

“唉，具体还要了解什么，上次在警局我们说得都差不多了。”这时钱盛源也带着略微失望和不耐烦的神情，缓缓走了过来。

“哦，是这样的，我们想知道钱业友是不是在三岁那年被拐卖过？”蒋姗雨单刀直入地问道。一听到这个问题钱盛源和他的夫人都十分不解地对视了一下。

“这件事，跟我们儿子的死有关吗？”钱盛源的夫人不禁问道。

“是这样的，我们昨晚再一次调查了你们的儿子钱业友的资料，发现他在三岁那年被人拐卖过，最后是通过寻子联盟和警方的共同努力找到的。但当时买了你孩子的那家人，我们发现他的一间房子，正是你儿子被杀害的第一案发现场。”魏江一边解释着，一边从自己的提包里拿出一张那间砖瓦房子的照片递给钱盛源夫妇。钱盛源夫妇在一脸震惊的神情下，颤抖着双手接过那张照片。

“难道真的是那个人，他简直就是阴魂不散啊！”钱盛源气愤不已地一拳砸到了桌子上。

“可是他不是很爱业友吗？我不太能相信，会是他杀了业友。”钱盛源的夫人却连连摇头。

“他什么做不出来，自己得不到那就毁灭了呗。”钱盛源继续愤怒地说道。

“等等，具体是怎么回事，你们能说清楚一点吗？”此时早就听得一头雾水的魏江不由得疑惑地问道。听到魏江的话，钱盛源已经由于气愤而不想再说什么，钱盛源的夫人只好长叹口气，开始讲述那段经历。

“你们不知道，那年丢了业友真的是让我们两个想死的心都有

了，足足两年啊，我们的孩子没有一点音讯，后来终于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才找到孩子的下落，那时我们真的是觉得受到了上天的眷顾。可是没有想到的却是，那家买了我们业友的人却是怎么都不愿意把孩子还回来，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法的，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跟孩子之间已经有了感情。不过还好有警方的介入，他才带着孩子来做了亲子鉴定，孩子总算是回到了我们身边。但是后来我们却发现他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家附近，为了让他不要再找到我们，我们就搬家了。可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我们业友的死，居然会跟这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钱盛源的夫人一边说着，一边盯着手上的照片不住地摇头，泪珠也吧嗒吧嗒坠落下来。

而魏江和蒋姗雨万分无奈地对视了一眼，这样的往事听上去，好像并不能给现在的案件提供什么具有价值的线索，两人只好离开钱家。站在大门口蒋姗雨回头望了一眼钱家宅子的大门，不由得长叹一口气。

“唉，本来是多么和睦的一家，本来是一个多么有前途的青年，为什么有人会想要杀了他呢？”蒋姗雨实在是想不明白。

“根据我从警这些年的经验来说，能够值得去杀人的，无非就是几种情况：为财产，为情所困，为仇恨泄愤，或者还有最后一种，以杀人为乐的疯子。”听到魏江这么说，蒋姗雨无奈地笑了一下，随即问道：“那你说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案子会是哪种呢？”

正在这时魏江的手机响了起来，魏江迅速地接起电话，结果脸色却一下子变得沉静且严肃起来，一看到他这个神情，蒋姗雨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便一动不动地盯着魏江，直

到魏江挂了电话。

“发生什么事了吗？”蒋姗雨问道。

“我们快点回去吧，萧队打来电话，说是钱业友被杀案，有人来自首了。”

蒋姗雨惊讶不已：“自，自首，是谁啊？”

“你应该认识的，严松的父亲。”魏江说到这里，蒋姗雨的眼睛更是瞪得核桃那么大。

“什么？那个，怎么可能？”蒋姗雨想到那一日那个老人抱着照片痛苦不已的样子，觉得他怎么也不会是一个杀人凶手。

## 第七章 偷天换日的父爱

一个小时前魏江和蒋姗雨赶回了警局，此时林升正向着他们奔来的方向快步走来。

“怎么回事，真的是那个人吗？”蒋姗雨急不可耐地问道。林升叹了口气没说话，只是转身望着身后的审讯室，于是蒋姗雨和魏江一起奔了过去。

审讯室中，严松的父亲一脸疲惫且略带忧伤的面容就这样呈现在萧严谨和温婷的面前，这张脸与其说是经历了岁月的沧桑，不如说是好似已经丢了灵魂。

“姓名？”萧严谨例行公事地打开自己面前的问询本问道。

“严建材。”那老人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你来警局干什么？”

“唉，自首，我杀了人。”严建材沉默了好久才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你杀了什么人？”萧严谨依旧面无表情地继续审问着。

“钱，钱业友，X市盛源集团董事长的儿子，钱业友。”严建材说到这里，眼眶一下子变得湿润了起来。

“你是怎么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他？”温婷也开口问道。

严建材抬起头来，一副悔恨不已的样子，“我知道，事到如今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用房间的麻绳勒死了他，为什么杀他，是因为他抢走了我儿子的女友。我儿子严松一直以来是那么爱他的女友，他的女友就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我看到儿子失恋的那段日子，真的是很为他难过。”

“你只是用麻绳勒死了他吗？”萧严谨再次问道，严建材丝毫没有犹豫地就点了点头。

“他死了之后，你又怎么做了？”温婷此时继续问着。

“我把他整理干净，换上了新的衣服。想必你们也知道，他其实是我当年从人贩子手里买到的一个孩子，那时我自己的儿子体弱多病，看着像是养不活了，我就通过人贩子买了个孩子。可是没想到造化弄人，两年后那孩子的父母来要回他，我知道于情于理于法我都没有资格留下那个孩子，但是毕竟两年了，养个猫狗都是有感情的，我很不舍啊。之后我还经常跑到市里去看那个孩子，在孩子上学时，偷偷带他去那个环城公园。那时的我，真的是一生中最开心的，可是不曾想到的却是，有一天，我竟然亲手结束了那个孩子的生命，我来自首，就是想让他安安静静地上路。”严建材说着泪水再一次流了出来。

之后，萧严谨和温婷便从审讯室中走了出来，但这时他们脸上却没有任何轻松的表情，内心的疑惑反而越来越重了，萧严谨望着温婷说：“你从你的专业角度分析一下，他的供词可不可信？”

“我只能说他处理尸体那一块是真实且情真意切的，但是别的部分，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悔恨和愧疚，但那种愧疚却并不是对于

杀人本身，而是对于死者的。”

林升有些不明白温婷的话：“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他知道死者被杀可能是因为他的某些做法，但是并不是他下手杀害死者的。”温婷解释完，林升不禁翻了个白眼，顿时觉得更加不能理解了。

“肯定不是他杀的，他说他用麻绳勒死这一点就有问题，晏法医那边的报告，说的可是含有金属物质的铁链或绳索。”魏江也发现了严建材供述中的问题。

“那就是说，他在说谎了，他是在替某些人顶罪，可是到底他是为谁顶罪呢？”蒋姗雨望着一边审讯室内的严建材疑惑万分地说道。

这时办公室的座机电话响了起来，林升赶忙走过去接起电话：“喂，您好，刑侦一队。哦，晏法医，好，好的。”放下听筒，林升对蒋姗雨说道：“晏法医让你去解剖室一趟。”

一听到这句话蒋姗雨只是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心中不禁自语道：“每次去见这死鼯鼠都没什么好事，但愿他这一次能有突破性的发现。”随即便奔出办公室，向法医部快速走去。

“尊敬帅气的晏大法医，请问你有什么……”蒋姗雨一边推开解剖室的门，一边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叫道，话没说完，她就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只见此时的解剖台上，一具男尸的肚子已经整个被挖开，里面的肾脏等器官都一一整齐地摆在尸体边，整个解剖台上一片血迹斑斑，晏属舆的手上和身上也或多或少沾了一些血迹。

“我说鼯鼠，你确定你不是把阿凯杀了吗？”蒋姗雨终于平复

了自己的心绪，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一步步走向解剖台。

“我还在呢，蒋警官，谢谢你的担心。”一边的法医助手阿凯晃了晃手上的波板糖，很开心地说道。

“怎么，听说严松的父亲来自首了。”晏属舆拿着一块有着众多气泡的略微发紫的器官面色沉静地问道。

“嗯，是啊，他说钱业友是他杀死的，原因是为了你那个好友严松的幸福，说是钱业友抢了自己儿子的女友，他见不得孩子难过痛苦，于是就……唉，这个借口编得真是够狗血，为了孩子的幸福就可以去杀人吗？”蒋姗雨跟晏属舆讲述着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

“父亲为了孩子做一切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里杀人行不通。”晏属舆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上那块带着气泡的内脏放在了解剖台上，摘掉手上已经沾满血的手套，转身向办公桌走去。

“看吧，你也觉得不可能吧。”蒋姗雨忍住想吐的冲动最后望了那器官一眼，连忙跟在晏属舆的身后，很为自己的推断得意。

“我是说杀人行不通的原因。”晏属舆这时却露出一如既往的冰冷面容望向蒋姗雨。蒋姗雨一脸欣喜的笑容，看到晏属舆的冷脸后，逐渐冻结在脸上。

“那个尸体。”晏属舆随即伸出一只手指着解剖台上已经被自己大卸八块的钱业友的尸体，望着蒋姗雨一字一顿地说着，“他是严松父亲的亲生儿子。”

“什么？你没搞错吧，这怎么可能？”蒋姗雨差点蹦了起来，她不解地瞪大双眼望着晏属舆，“他，他，他怎么可能是严建材的儿子，严建材的儿子难道不是你的好友严松吗？”



晏属舆一边在电脑上打着报告，一边耐心地解释着：“我想当年严伯伯估计是看自己的孩子身体虚弱，恐怕没有能力能救活他，他一方面不愿意让孩子跟着自己受苦，一方面也无法承担丧子之痛。恰好在这时，当年买来的那个孩子的父母来要回孩子，严伯伯一定听说了那孩子的家世背景，于是一个偷天换日的计划就这样在他的心里成形了。”

听到晏属舆的解释，蒋姗雨简直觉得就跟个故事一样不可思议，“可是，你怎么断定他们的亲属关系，你又没有给他们做DNA？”

听到蒋姗雨的问话，晏属舆不禁嘴角扬起了一抹淡笑，“想要查清楚有无遗传血缘关系的办法有很多，不仅仅只是DNA。有一点，我想你不会忘了，严伯伯有严重的哮喘病。”蒋姗雨一想，的确是那么一回事，那天自己跟晏属舆去他家，严建材看到钱业友那张照片时就差点因为哮喘病发而昏迷过去。

“在遗传病理学上说，哮喘多与遗传有关，所以父辈如果患有哮喘疾病的话，那么孩子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会患上哮喘疾病，但是严松跟我在在一起的这些年里，我就没有见过他有哮喘的前兆。但是这位钱业友，我调查了他的病史，他曾多次到医院治疗过哮喘，并且大量的医药开支记录，都是用于购买治疗哮喘的万托林等药物，同时我解剖了死者的肺部，发现他的哮喘类型跟严伯伯的一模一样。”晏属舆说到这里的时候阿凯和蒋姗雨都沉默了。

“天啊，不会吧。”温婷听到这里简直不敢相信地拿起桌上的报告看了看。